

匡二先生是最早在东大街炼阳观坐馆的。当年东大街有两处学馆，一个是炼阳观的匡二先生，一个是小关帝庙的周辣子。匡二先生的字出名，周辣子的黄藤条子出名。东大街上人家喜欢把文静一点的孩子送到匡二先生那里，而把调皮的孩子送到周辣子那里调教，多受些辣皮的规矩。文静一点的孩子多数是殷实人家的，调皮捣蛋的则多数是做小生意、挑箩把担人家的，但是大人们的心愿却是共同的，就是希望孩子日后成人。周辣子的学生长大后好多是学生意，有的当上了大柜、二柜，至少是个同事，被人称作张相公、李相公、王相公的，身份面貌一样改变了。

论学问肯定是匡二先生高，虽然科考屡试不中，但毕竟是拎过考篮的，周辣子是属草台班子出身。自从新学兴起以来，林琴南译的《块肉余生记》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《梅孽》等在年轻人中流传，在小县城私塾里，还能够坚持讲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的先生已经不多了。匡二先生既能把《四书》教得通达透彻，又能写一手好字，更是凤毛麟角。匡二先生无论写擘窠大字、

春节在老家住了将近一个月，返邮后的第二天太阳高升时，我抱出那几条多日不盖的棉被，爬上露台，让它们见见天日。理好被子的边角，看着它们沐浴在早春的暖阳下，小时候母亲为我们晒被子的情景瞬间出现，所有的往事也穿云破雾般飘飞过来了。父亲在家门口的院子里拉了一根长长的铁丝，很结实，那是给母亲晒被子和衣服用的。母亲很喜欢晒被子，尤其是冬天，只要太阳一露脸， she就把被子抱出来。阳光可爱、热情，晒了一个大太阳的被子，暖和和、暖乎乎的。那时候的被子不花哨，只有普普通通的花形和图案，纯棉质地，朴素又大方，盖在身上特别舒服。

我们喜欢围着被子追逐打闹，疯玩得浑身汗湿。累了，我们就贴着被子闭眼假睡，调皮又贪婪地闻着被子上那沁人心脾的香味，那可是阳光的味道呀。母亲生怕我们把满脸的汗蹭到被子上去，微笑着斥责我们一边玩去。

后来，长大了的我背着行囊来到上海工作，简单的行囊里有母亲为我准备的棉被。也就在那时，我学会了洗被子、缝被子。缝被子需要大一点的空间，没有门板，那只能在宿舍的单人床上缝了。我把被子摊好、叠好，按

年龄优势

□ 郭荣

年过五十后，时常感慨岁月太匆匆，都人生半百了。邻居一小朋友有时叫我“奶奶好”，有时叫“阿姨好”，居然有次叫“阿姨奶奶好”，逗得大人们哈哈一笑，原来小朋友是看我这天衣服穿得时尚就叫阿姨，看那天衣服穿得家常就叫奶奶，叫阿姨奶奶的这天是觉得衣服一时无法定论。小朋友果然是纯真的，不像商家“姐姐、姐姐”叫得亲热，时常让我产生自己还年轻的错觉。孩子结婚后，听到别人问“马上要抱孙子了吧”，便呵呵一笑，心里会滋生出对孙子疼爱的画面来。

有次坐公交，年轻人让我坐，一时竟然没有反应过来。平时遇到老人坐车，我经常让坐，觉得挺正常的，不知不觉变成被让坐的老人了。前几天晚上出门散步，看到跳广场舞的队伍，加入进去跳一阵子，感觉不够激烈，中途一位大姐很热心地过来，叫我每天都去，说道：“咱们这年龄，没事就要动动，不要老呆在家里，跟我们一起跳广场舞，保证你心态年轻……”听了心里暗笑，我心态年轻着呢。去菜场，卖菜小哥习惯性地给点葱，回来孩子说：“人家知道好占小便宜的就是你们这些大妈们！”原来年龄优势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。

匡二先生(小小小说)

□ 陈仁存

斗方还是蝇头小楷，都是一笔不苟的正楷——馆阁体，且力度都像印版刻在纸上的，凹槽毕现，何止于力透纸背。东大街上恒兴昌、鼎昌、刘盛源等大店的牌匾，县政府的勒石、牌坊，小到条屏、条幅、中堂、寿幛、婚帖、挽联、墓碑，匡二先生一年下来润笔的银两相当可观，无奈他就因为好那么一口——抽大烟，所以家境并不那么宽绰，身上长年穿的那件蓝竹布长衫早洗得露出了经纬。他的学生有的已经当了专员，有的在县政府担任文员要职。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”炼阳观曾经是破破烂烂的两进，吕纯阳的像倒在阴沟里，背上渔鼓断了只剩半截。匡二先生将这座破观修缮成学堂，供上“大成至圣先师”孔子的牌位，何况他又教出那么多有出息的学生，让他自己也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圣贤了。

岁月里的棉被

□ 韩翠苗

照母亲平时教我的方法一针一线缝起来。遇到棉花厚实的地方，便学着母亲的样子，把缝被针在发间来回划上几下，还别说，这方法真管用，很省力。尽管缝被子的针脚歪歪扭扭、不整齐划一，但还算平整。晚上，躺在被窝里，闻着被子清新淡雅的香味入睡，那真叫一个舒服呀！再后来，我结婚了。父母亲为我准备了一份丰厚的嫁妆，里面最出彩的要算是那八条棉被了，而且每条被子上都压着一个硕大的红双喜，十分耀眼；加上婆婆为我们准备的，我们拥有了

十七年前，吴师傅应聘到乡镇供电所开车。那天，我和一位老电工乘坐他驾驶的车辆外出工作，途经车逻中学门口，我自然而然地聊起曾经在这里就读高中的事儿。吴师傅插话，好像认识我，并反问我是否认识他，我不假思索地直接摇头否定，他不语。不久，再次路过该校，吴师傅竟然又说他可能认识我。我努力地想，对他并没有丁点印象。他说自己与车逻中学有缘，上初中那会，经常帮助父亲做一些收发信件、分发报刊等力所能及的事情，而且很多同学向他买过信封和信纸，还用票票交换过芝麻饼。我想起，那时学校附近没有小卖部，只有传达室的老吴顺便卖一些小商品。想到这里，我扭头细细地瞧着他，“你是老吴的儿子？”他点点头。真是没有想到，在只有二三十人的基层单位，竟然还有一个“学弟”。由于这层关系，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。

从此，只要乘坐学弟驾驶的车辆，我们的话题便绕不开母校。清晨，我们走出校园，经过一座高大的石碑，跨过小桥，在田埂上、河道旁，或看书、或小跑，偶尔停下来轻轻地抚摸路边的野花、野草，用美好心情开启新的一天。遇见电影院上映大片、歌舞团演出，少数贪玩的同学想方设法溜出去观看，耽误了晚自习，进不了校门，还毫不在乎。炎炎烈日下，三五成群的男生到大运河游泳，甚是畅快。这些情形，仿佛发生在昨天。

在同事眼里，学弟很有个性。有时因出车任务比较繁重，他会发点牢骚。大家调侃我们“不愧一个师傅下山”，都像牛一样

二十年前，父亲从成人教育中心校长岗位退休后，偕同母亲赴上海弟弟家，开启了新的生活篇章。那座充满魔幻的大都市，见证了父母晚年的幸福。然而，命运的阴霾悄然笼罩，九年前母亲的突然离去，让父亲的世界瞬间失去色彩。弟弟弟媳虽然非常孝顺，对父亲关心入微。但因整日为工作忙碌，还是无法完全周到地照顾父亲。孤独使父亲时常牵挂家乡。身为长女的我，在高邮的土地上，翘首盼望着父亲归来。父亲终于踏上归乡的旅程，我在站台上远远望见他的身影，岁月的痕迹已悄然爬上他的脸庞，步伐不再矫健，却仍带着熟悉的坚毅。父亲见面第一句话竟然是，我又到家了。那一刻，我眼眶一热。回到家中，一切仿佛回到了我年少时。父亲坐在书桌前，专注地看书码字，我在一旁静静学习。

1944年，伪四十二师驻扎高邮，师部设在独庵墓旁边的小蓬莱茶馆。师长王和明的三姨太怀孕，他请炼阳巷街头上的算命瞎子徐茂林算上一卦，果然算准，生了个男喜。王和明赏了徐先生一百块大洋，还送了一块匾：“徐茂林先生神算一卦”。这“徐茂林先生神算一卦”几个字是匡二先生题的笔墨，他从胡副官手里拿了二十块大洋，下冯家烟馆过足一把瘾。徐瞎子拿一百块大洋在乎情理，而匡二先生本该是有气节的文人，这个手是万万伸不得的。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，连目不识丁的斗升小民都明白这个道理。他失却了大丈夫气概，让半世英名毁于一旦，从此在东大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了。

匡二先生感觉无趣，又无脸见人，学馆也关了。他害了一场大病。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匡二先生死了呢。有一天当他能颤巍巍地扶着砖墙站在巷头上课时，只见街上锣鼓喧天，日本鬼子投降了，到处都是庆祝抗战胜利的歌声笑语。时代变了，一切都变了。他的病一下子好了。那天晚上他还邀周辣子到家里来，花生米、猪头肉，小酌两杯。

十几条被子，羡慕一众亲友。新被子的被面都是绸缎的，上面的龙、凤、牡丹、百合等刺绣很逼真、大气。床头花花绿绿的被子，堆得比我还高，亲友们评头论足，啧啧称赞，好像整个新婚的喜庆都在被子里深藏着。

现在，质地轻软的羊毛被、羽绒被、蚕丝被已成为一种时尚，走进许多家庭，我却对以前的棉被情有独钟，结婚时的那些被子，我一直盖着。天气不错的日子，便把它们晒于日头之下，轻轻拍打，这样不仅可拍掉上面的灰尘，还可以让棉花更加蓬松。暖阳下的它们晒得喧腾腾的，犹如秋天棉花地里待摘的棉花一样，软软的又暖暖的。

我和学弟是同事

□ 韦志宝

犟。学弟根本不在乎那些说辞，觉得牛虽然有脾气，但老实忠厚，不争不抢，能吃得苦中苦，甘愿用牛的坚韧和倔强精神磨练自己，锤炼过硬本领。然而，牛脾气会影响到人际关系。有位老同志搬家，想借用供电所车辆运输一件小型家具。学弟坚决不肯公车私用，谁劝说都不给面子。有次晚上，他出车归来，发现车位被占，不能对号入座，非要车主赶来挪车让位。有位员工申请会议用车，学弟发现乘车人数量与派车单不符合，强烈要求用车人重新申请。当然，这种较真劲儿，多数同志习以为常，不和他计较。

在我心中，学弟很讲义气。一次，我实施一项创新项目，遇到一种装置加载到车辆上的难题，他主动帮我查找资料，运用他所学的汽车技术，精准提出解决方案，保证项目及时发布。由于工作需要，我常常会在双休日、节假日用车，学弟多次放弃休息时间，无条件地满足出车需求，从来没有埋怨过我。我有准时到单位食堂吃饭的习惯，到点了，只要不见我，学弟都要打电话问一问，令我倍感亲切。讲义气的学弟和我也有分歧，他遇到不合规、不合理的现象，毫无顾忌地指出，根本不怕得罪人。我多次提醒他别过于尖锐，他根本不听，倒是觉得我越来越缺少斗争精神……

父亲又回家了

□ 陈岚

我们父女都热爱文学。那些一起讨论文字、赏析佳作的时光，是生活给予我的珍宝。在茶香氤氲中，我们的思想碰撞出绚烂的火花，从古典诗词到现代文学，从小说的跌宕情节到散文的细腻笔触，从家乡文学大师汪曾祺的著作到身边文朋好友的新作，无所不谈。我们沉浸在书籍的浩瀚海洋，遨游在文字的奇妙天地中。我们是父女，亦是多年的文友，共同的爱好将我们的心紧紧相连。

命运总爱捉弄人。前年，我突然被疾病缠上，身体每况愈下。父亲看着因病折磨而日益憔悴的我，眼神中满是心疼与担忧。为了不

换碗(小小小说)

□ 王庆阳

某局机关食堂为员工提供一日三餐，局领导们的午餐由食堂工作人员送到楼上包间，实行桌餐制，其他员工午餐在一楼大厅实行分餐制，晚餐基本看不到有领导来用餐，只有早餐是大家都在一楼大厅用餐，也许是领导们嫌上楼麻烦。

刚开始，大家对领导在二楼单独开小灶颇有微词，但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，毕竟早餐还是跟大家一样的嘛。不过，局财务科的孙姐在食堂吃了一段时间早餐后，发现食堂给局领导装面条的碗是白瓷碗，其他人都是不锈钢的。某一天早餐时，孙姐便将这一发现悄悄地告诉了坐在她旁边的老蒋、小杨。几人一细看，还真是！大家便议论开了。

小杨说：“咱们局领导吃饭用的碗都要跟咱老百姓区分开来，是怕咱有传染病？”

老蒋笑道：“你小子想多了，那是领导为了表明他们是领导，不能等同于咱老百姓。”

大张跟着说：“也许是管食堂的刘主任拍领导马屁，才这样安排的，领导们自己还没注意呢。”

监督室的老郑探过头来说：“说不定是食堂的大师傅们帮我们监察部门做工作，天天告诫领导们瓷碗易碎，要端稳捧牢，高位来之不易啊！”

众人皆赞老郑言之有理，到底是干纪检工作的，什么地方都能联想到老本行。大家一阵哄笑，便收拾好碗筷各自散去，谁也没将这事放在心上。不知是大家的议论传到领导那里了，还是其它什么原因，没过几天，细心的孙姐发现，食堂早餐用的碗全部换成不锈钢的了。

爸爸的公文包

□ 周宏萍

前几天帮妈妈整理衣服时，在衣橱的旮旯里翻出一只黑色的大公文包。阳光从木窗斜斜地照进来，细小的尘埃在光束中起舞，我轻轻拂去包面上的浮灰，它勾起了我童年美好的回忆。

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只既时尚又实用的大公文包，虽然是PU皮的材质，但非常结实耐用。公文包大小与现在的电脑包差不多，形状也相似，包的正面右下角印着“上海”两个大字，这是爸爸被评为县先进单位负责人荣获的奖品。爸爸不管是开会出差，还是回家探亲都带着它。过去交通不发达，爸爸都是骑着二八大杠去五六十里外的单位上班，这只挂在车把上的黑色公文包和爸爸整齐的中山装成了标配，看上去颇为气派。

由于爸爸工作忙，要一两个月才能回家一趟，田间农活和繁琐的家务都落到妈妈身上。爸爸回来的那天，妈妈总是一大早去吴堡集市买菜，傍晚时分站在门口的老槐树下张望。我和弟弟都非常想念爸爸，其实更想念那只黑色的公文包。当爸爸回来时，老远就能听见车铃清脆的响声，弟弟便像只欢快的小狗崽最先蹿出去，我俩飞奔上前，抢着帮爸爸拎包。看着鼓鼓囊囊的大包，心中的喜悦无法言表，包太重一人拎不动，我俩就一人拎着一边的包带抬着回家。

我俩把包放到床上，倒个底朝天，看看有哪些硬货。一本大笔记本，是爸爸开会时做的笔记，工工整整密密麻麻地记了很多，至于写的什么我俩一点不感兴趣。当看到有彩色包装纸盒就两眼放光，那一定是好吃的鸡蛋卷、饼干、牛奶糖、蛋糕之类，都是我们的最爱——爸爸永远不会忘记家里有两个小馋猫。

开学前，爸爸的公文包里准会出现只有城里才能买得到的那些漂亮书包、文具盒等学习用品。雨季，会有时尚漂亮的小雨靴；秋季，有护肤的雪花膏、润面油；冬天，有我们的滑雪衫和棉皮鞋。公文包里装满了爸爸对我们的爱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这只公文包皱巴巴的，像爸爸脸上的皱纹一样，是岁月长路上碾出的深深辙痕。我摩挲着这只公文包上被岁月磨白的“上海”二字，温情的往事便从指缝间渗出。

打扰我安心养病，他默默收拾行囊，前往扬州妹妹家生活。离别那天，他紧紧握住我的手，低声叮嘱我好好养病，并说，我很快还会回家的。转身的瞬间，我看到他眼眶泛红。

父亲离开后的日子，家中的每个角落都留存着他的气息，书桌上他未完成的文稿，书房里他最爱的旧藤椅，都让我思念如潮。在与病魔斗争的日子里，我心中始终有个信念：等身体好了，接父亲回家。

如今，我的身体已基本康复。就在前几天，手机屏幕亮起，是父亲的微信：“我有点想家了。”简单的几个字，却让我的泪水夺眶而出。

是的，父亲又回家了。回家的路上，夕阳的余晖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恰似我们走过的悠悠岁月。